

。我們平常想到人和狗子，或人和蜈蚣的分別時，若稍為有點知識，誰不只說那是僅為頭的地位，或手足部位的關係，而必須說，那是有無理性的區別。所以但凡這這這麼的一個，誰會被必然的認定他是有理性的，雖然這個人的行為上，不一定也是應必然的合乎理性。在人類間，理性既已這樣普遍存在，而且有些哲學家，像笛卡兒等，還以為他是人類所有的事物中，分配最平均的東西。即以爲任何樣一個人的理性，絕不會比另一個人少。我們既同樣是個人，當然不肯放棄自己所以高貴的性質。但是又因爲我們要確實把我們人類高貴了，似乎更應當把我們所以高貴的性質，再考查一下，使他一發成了不可致疑的，才是人類自己以爲自己的正當道理。

我們想到「理性」，同時是想到理性的含義。理性的第一個意義，是說理性的行動，是「合理的」。人們無論在什麼情形之下，准有應付的行為，這種行為，凡是常態的人，都能合理，即是理性的表現。

這裏的所謂「合理」，應當有兩點，使我們分別開來講。第一，是合於「道理」的「合理」。人類的行動，誰都有合於道德的可能，這話似乎毫無毛病。不過，所謂道德，是人類自己爲他們相互間舉動上方便而規定出來的。我

們至現在常不能指出人類的一切道德中間，有一條是宇宙間絕對的道理，只有人類能做，而爲別餘動物所夢想不到的。那末我們似乎沒有理由斷定，別餘動物中間，就沒有也爲他們舉動上起見而規定出來的東西。據近來生物學上的考查，知道有好動物，也有人類所稱爲道德的行動。我們不必在此列舉，只要知道，若能做合乎道德的行動，爲有理性的證據時，似乎應當把專有理性的權利，也分給那些蜜蜂些。

其次，若以理性爲能合於道德的一種能力，尤其與理性在人類間普遍存在的事實相連，而且從另一方面說，不啻減少了理性的價值。人類自然有許多行動是合道理，但是同時也有許多是不合道理的。我們固然常有把後者的行動，批評爲「非理性」的傾向。但是我們實沒有方法指出人類的另一種性質，爲產生這些非理性行為的本來能力。在理性能力表現時，只是說他對於某一種情形，能生出相當的應付。假使一個人要見了狼不會跑，見了莖往口裏吃，那決不能稱他爲有理性的。因此理性的有無，只是看他對於一種情形，能否發生相當的應付行為罷了。假使這種行為是不合道理，我們常常是用了另一個標準來決定，而不是在理性能力的本身。如果一個人見了狼只是跑，而

另一個人却要把狼殺了，這兩種行為，那一種是合乎道德，很有討論的餘地，而在應付危險的方法上，却都可認爲是「正當」。我們雖可以自由認定，見了狼跑的爲仁，而殺狼的爲殘忍。但是我們至多只能說，殺狼是非仁的道德，而不能說殺狼的人沒有理性。如果以爲殺狼即是沒理性，那末，換一個方面講，有一個人要認定殺狼爲勇，而跑的方是懦弱，好像無論作什麼行為的人，都可認作沒理性了！

所以，所謂理性行動的能合理，並不能加上道德的意義。我們只可以說，在一種情形之下，人能發出相當的應付，而且這種應付，對於那種情形，是「正當」而且「準確」時，即是「合理的」。所以所謂理性能合理的意義，只是說，人類個個人——常態的人——都會作合於他當時所需要的行為，也就是說，人類個個人都會作利於他的生命或慾望的事情。我們對理性能合理的命題，與以這樣的定義，並沒有絲毫悔後的態度，我們只是爲更應了解理性的真實意義。如果我的見解不至全差，那末，理性可貴的程度，就不免要使我们失望！

我們日常大概是沒有一時不能覺察理性的可貴，而且試以理性可貴的問題問人，也絕沒有人會持異議，因爲理性能力，同樣可以幫助兩個極相反的人，滿足希望。從極巧妙的強盜

野草
「情書一束」

君
立國
本書爲師新會陳先生撰自漢及清凡二十史各以本曆著其間三國南北朝對不同另標出之自漢元始元年起加入西曆以中曆之期與算

二十史朔閏表預約廣告

猛進

時事短評
（一）政府還不把日本公使送出境外一試？
（二）實行對日絕交！

（一月八日出版）



發行地點

- 一、北河沿北京大學第三院本學門
- 二、翠花崗同北新書局
- 三、後門內崇山書社
- 四、滄花崗北大出版部售書課

論

五、公團各書。莊報費國內全年一元六角五分，半年八角五分，又大洋一元零足三十分，日本朝鮮同。國外全年大洋二元四角，半年一元二角。通信處北京大學第一院轉

全書約二百七十面。插畫五幅，實價七角，特價八折。特刊自出版日起至十六年一月十日止。售書地址：沙灘，新開路，五號。售書時間：每日下午一點半至六點。

起，以至於最純正的道德家或科學家，都是用了最有效的推論，把他所要的結論，輕輕巧巧發現出來。因此，在理性普遍存在的人類中間，常常免不了矛盾的事情。

中國的一「儒家」，也許對於這種情形懂得極多，所以他們極不以為人類的能力為可靠。他們常是拿了人類熱烈的情感，在商引路，而理智只像割草的刀一樣，把情感的路，修理的平順了。我們現在不必遽然斷定，人類的行為，究竟該怎樣，或是該怎樣。不過我總覺得人類本來有的理性，應當和他造出來的機器，一樣看待。機器本身，絕不知該做什麼，不過無論好人或壞人，無論是忠誠的學者或殘忍的土匪，都覺着他是有用的罷了。假使一付機器，要沒有好的標準，決定他的用途，這付機器，一定要成了一種危險品，而且若更想想做壞事的意思也沒有，他必成了全然無用的。人們應用理性之先，如果沒有要作什麼的意思在旁邊，理性也要同樣成了一種不能動的機器。若是我們承認了這理性的非情感，那我們就應把人類情感中最好的一點，推崇出來，使他熱烈着，以放光明，好引導理性動作一切。這樣然後人們運用理性的非過，或可少

(未完)

半席話丙

何會亮

四 八千元

報載教育部司長蔣專校長劉某因其家為北京市民所擄毀，捏詞呈報，說家中有校款八千元被搶，教育總長章某在大報上發言已不做為官而所地裡仍管部事，(這種鳥嘴當然是不可信，)居然批准報銷。夫章劉這些東西本是表無恥者，或者不足深責，然某胡同的正人君子何以不主持公理，或以法律，或以道德，羣起而否認之，伴通電全國如華北大學之師徒耶？不佞滋惑。

我們以忠厚存心，姑且讓一萬步而承認這八千元是在劉某家裏失少的。但是他是一個為校長，為何把校款——成細的鈔票放在自己的私宅裏，專管校款的不是有會計在麼？難道會計是他的老子或丈人，住在他的家裏。即使是管錢的會計，也應該把這樣大宗款項存放在銀行裡，或是校內會計課內保險櫃裡，倘若即要發給薪水，萬不能拿到防備不周的家裡來。假如真有一個半痴的會計，把校款放在家裏，給強盜搶了去，或是給火燒了，縱使調查屬實，也仍是責有攸歸，非令日賠償不可；我們還是以忠厚存心，再讓一萬步而免其賠償，我想也總非革職永不叙用不可。然而現在劉某既得了

八千塊錢，(如流言所云，)又仍做著蔣專校長教育部司長兼留學考試委員會委員長！這是那里來的造化，豈信如晨報主筆所說，審有運命存焉歟？

語云，「刁風斷不可長。」此例一開，做校長的便生財有道，只要臉皮厚。一朝我交著無恥運，(運命的事最難說，誰在幾時要交到這種運，只有上帝知道，)我一定去運動一個校長來做，等到發下半個月經費來，我便來如法泡製一下。但臨時怕找不到充場面的人，須得先期約定，當於各報分類廣告欄內登一條啓事，其文如下：

徵打

徵人委長某校，現值發款舉行模範捐收，以便報館而利經濟。應徵者請投函本社某號信箱，再行定期召集，報端從豐。甲乙

這個辦法不是我發明的，所以別人如要仿行我都不管，但是上面的廣告文却是我擬的，是我著作權所有，不得翻印。倘若需用的人逐漸增多，我想集股開辦一個介紹所倒是很合式的，裡面各種腳色齊備，爬腳的，打扇的，拉女學生出門的，坐汽車觀劇的，維持公理的，

子三) 評易家著「社會學史要」(李劍華) 插畫二幅
本期篇幅增加另售大洋一角額定者不加) 上海四馬路光華書局發行

本刊為優待直接向本社訂閱者起見，訂閱全年者洋一元附贈孫先生遺著「大英課本」及「國民之基礎」及其近百年來之外交「及「三民主義」各一冊，郵票代價不折不扣。

女界前途之大問題
在民間知識的書籍
兩部性知識的書籍
南洋通信
美拉尼西亞的婚姻

笑明(三三) 陶(三九) 聖(三五) 鳳(五九) 均(六七) 正(六七) 局處北京總代售 北新書

你近來給你撈點回來沒有，運生？喝茶吧。」阿旺說着，端起茶碗喝了一口。

「不要說起！」運生的語調，忽然轉低了，「我也真倒楣，自從開『花會』起，簡直可以說沒有着過一回。就拿今天的說罷。昨天晚上我把『花會單』和『銀珠畫』擺在窻司菩薩的窗前，今天一早起來看，『方茂林』三字的上面，雖然是很淡，却還看得清楚是紅的一點；而且一出門，就看見一個和尚；我想，今天怎麼這樣巧；看見和尚不是該打『方茂林』的麼？那曉得，却是『翁有利』，真是想不到。」

「你今天是怎麼不到我們家來呢？」阿旺說着，不住的說。

「現在是不用提了，提起來不過多增些懊悔！」運生說，「我怎麼知道你們家裏有這樣靈驗的兆頭呢！」

「事情已經過去了，還提他幹麼。」阿旺說，「運生，你沒有事麼？我們一塊兒到光生叔公家裏去看看。他那裏坐的人多，我們還可以順便打聽他們有沒有別的兆頭，『晚崗』好再『幾個錢。』」

「唔。」運生懶洋洋地答應着。「我也去，我也要去。」阿旺和運生起身

的時候，慶福就七跳八跳地說，「我給你拿煙管，爸爸？」

「慶福，把鼻涕拭乾淨。不要使人家討厭。」慶福在母親的這樣的囑咐聲裏，很高興地跟着他底父親和運生出門了。

二

因塵埃堆積而變成灰黑的桌面上，已顯出縷縷的白痕；然而執在似乎已經失了轉動能力的手裏的桃枝修成的三腳鈎，還藉着另一隻手的助力不住地在桌面上繞圈子。從這裏，一種單調的，尖利的，斷續的，聽了會使人牙根發酸的摩擦聲，也不住地發出來，沖破這靜寂的空氣。活潑的慶福這時忽然竄起笑容，肅然的站着；他似乎正擔心着恐懼的襲來，一面挨近他父親的身傍，一面却睜大了他底一雙小眼，身溜溜的望着桌子的附近。桌子的上方，坐着一個人，也不知道是誰，舉曲着他底左臂作枕而俯伏他底頭在桌邊；他底粗壯的，然而又似無力的右手，握住了桃鈎跟着他在桌上伸屈。這人底後面站着三個年青的後生，好像是在期待着什麼。光生叔公立在桌子右邊，一手燒着紙，一手却扶着這個桃鈎轉，他底兩瓣嘴唇正不住地上下翕動，幾粒微細的汗珠沾在他底額上。顫抖的燭燄雖然不見得明亮，在這午後的

陽光的反射裡，但在光生叔公底面上，還不時可以找到閃動的陰影。氤氳的香煙瀰漫着全廳，造成這神秘的氣氛。十多雙眼睛的視線都集中於三尺見方的桌子上的縷縷的白痕。

忽然，在光生叔公輕輕地說了一聲「來啦」之後，正在桌子上繞圈子的桃鈎底速率，漸漸地快起來了。牠轉得如此之快，牠底三隻腳已經不能按着原來的軌路走，牠底軌路已變成一個不規則的圓周，而且因為牠不時要離開桌面，這單調的，尖利的，斷續的，聽了會使人牙根發酸的摩擦聲，也又一一的攪成一片，傳入這許多入底耳裡而緊張了他們的心。光生叔公停止了牠底工作，好像在說什麼的眼光，直射到站在上方的三個後生們。睡着的那人，把桃鈎在桌面上，又云的一聲猛擊之後，「呼」的不勝其疲乏似的喘聲，不住地從他底口裏呼出。他想和他坐着的椅子一塊兒倒在地上似的往後一仰，然而因站在後面的三個後生的扶住，他却安穩的俯伏着身子站起來了。他底左臂還是舉曲着遮住了他底額部，右手依舊緊握着桃鈎按在桌面，承受那從他口裏噴出的微細的白沫。在他的鼻凹，眼角，以及從鼻翼到嘴角等地方，顯露出的可怕的，不常見的皺紋，使慶福不敢叫他底名字，雖然他已認

零售每份銅子四枚外埠運郵二分訂閱
半年五角全年一元
總經售處 北京翠花胡同北新書局

史考通時制記之用凡研究中國史西洋史及金
學者均不可不家置一編 四開通史紙精印每部
二冊大洋四元預約每部二元湯歷二月十五日截
止 準陽歷二月底出書 總發行處 北京大學
第三院研究所國學門

四
五
期
碎話
（八）民衆與武力
釋勒路傳 Friedrith Schiller
兩樣的心

魯健
楊丙
谷鳳田

氣喘喘，身戰，
見是了，又變，
理想的夢那有期！

★

遠遠如相引，
何處又無準，
是霧中人聽的聲；
只願這樣走，
凝凝的望有，
呵，黑暗裏的人生！

秋 葉

落葉的秋意，
且閒行，
懼懼氣息裏，
忽有聲。

★

飄然響，忽又止，
驟雨風催，
片片的落運起，
葉辭枝來。

★

黃葉早盡，綠葉個個
昨日對掛殘枝，
雖然綠，今也推不過

這位無情的時！

★

「呵，你本無意趣，」我強自語，
「隨落葉，任風吹，時來，請去！」

一 夜

綠 藻

我想起那時節的一切，真不啻是在隔絕的
世界之一夢，而現在，則又在另一世界中繼
續着大夢了。

江中的晚陽映着水光，成了不可言喻的色
彩，兩岸的高山葱蔥的，在山巔上，在山坳裡
，全堆鋪着綠茵；離遠的山，彷彿是接着水似
的，一片隱約，一片迷茫，在橫拍的水聲中，
這時候，船停了。

沒有再無聊於旅程中的時間了，其實也不
全是無聊，然而這是無可言說的。船的狹隘與
極利害的擺動，是使我們守着鋪位的一個原因
，這樣，日間大半沉醉在黑暗鄉裏，船兒儘是
振盪着前進，時間儘是一分一秒地過去，而我
們却也是醒了又沉沉的睡了，只是這樣來緩延
地達到我們的目的地。

「小昭昭，明天此刻已在上海了！」芸學
着那上海的口音，對我親熱地說。她帶着無限
的喜悅。

在四五天來，當傍晚船停的時候，大家都
你一句我一句的計算行程，劉是經上海赴常州

的，胡是經上海往南京的，金是往上海去百她
的好友的，姚是到江陰去的，總之，大家都先
要去上海而再各走各的路。芸呢，她要到北京
，而且還四川，然而在一二日裡又絕對的不
說起了，我們倆私自的計議在到上海以後如何
樣的消磨歲月——呀！一個快樂的暑假。我
告訴他：我的兀哥極像我，然而性情是不相同
；我的好友湘哥是住在大同裡，琴姊是在上大
裏，我們還是還在一起於母校消夏呢，還是我
與你就住在姊姊家。為着這樣的私議，常常兩
個人並鋪的睡在一起，然而這個，却惹起船
家的干涉，並不是什麼干涉，只因爲重量左右
不平均了的緣故。我們平特別愛四川人似的，
自從我第一次認識了四川人惠姊，一直這樣的
相愛了。雖然爲了湘哥，我愛常熟人，爲了湘
哥的好友，我愛陝西人，爲了琴姊，我愛常德
人，……這樣以至於愛一切的人。但是我與芸
，雖然是十分要好已有許多個月了的，在外面
，同事與學生，大家這樣說着：胡先生是陳先
生的姊姊，殷先生與劉先生真是好朋友。我們
並不是要掩飾我們的相愛，只因爲在這樣的環
境中，在這樣的人情裏，爲了避免着嫉與嫉
恨而這樣的，況且胡也真愛我，劉也確然頗照

孤軍週年紀念號

十二月二十二日出版
本報一年之回顧與今後政治之主張
徐福祖 撰
我們為什麼要革命？

莽原半月刊

用上好宣紙精印四十餘面，
第一期十五年一月十日出版，
要目如次：
見七頁

大五

欲了解革命的論
與實際者不可不讀
革命的政
治機關報
文字，有時事評論，有各專門問題的討論，對
對也民衆運動的詳細記載，並彙集前報，對

料共的。——自從到了船上以後，才漸漸的不自覺的露出外形來了。

我的鋪位與我是直對的，坐起來，彼此立刻看到了，我說：「我痛得昏昏，不要——」仰起頭來，想立求她的答覆，那知她已坐起在理髮了。

「起來罷！起來罷！」從她那無限的喜悅裡所發出來的聲音，不由得我興奮起來了。

「其時，我正在看小說月報，她聽我答允了伊，却還是不放下，却還是不起來，就說着要我看。而我則拿起了書，遠遠的擱着……」

「拜倫夫人！」我笑着說。

「你才是拜倫夫人！」我也笑着說。「從來也沒有這樣惡劣的！」我恨恨的說，就把書向她的鋪上一擲。她返向自己鋪裡，拿起書，立刻擲了過來，連忙又把機帷放上了，兩手急急的把住看，口裏又不住的說：「呵！拜倫夫人！拜倫夫人！」

最後，不知怎樣的吵鬧了一陣，聽得金的「哦——哈——」的假扮的咳嗽的聲音，含着教訓小孩的吵鬧的暗示，似乎覺得很難為情，隨後，乃靜靜的睡下了。落日映水的反光返射在機帷上，我倚着枕兒沉思：我們相將的緩步，千秋橋邊的行雲，吳家祠堂前的小溪，戴東原祠前的石級，落日從萬架青山後隱去了，天色漸漸的蒼黑了：咯咯遍地的蛙聲，和着田間麥秧的夜風中的瀟瀟的聲音。

問壁的劉起來了，這位教育家把我們兩個人所擲棄掉的書拾了起來，而且翻着說：「好得神的畫片。」於是我倆同聲地笑了……

船尾上，站滿了水手們，毫無聲息地站着，只這咀嚼的聲音，填了這寂寞的空間，那急促的呼聲，至此也早靜止了。

船尾上，我們悄悄的立着坐着，一彎新月掛在山均裏，滿天星，在碧澄的水波之上，映成無數的銀針，一上一下的閃動。我雖不能自明我那時自己在外相上表演如何的形態，但在我的內心，却是安適而舒服，如像水洗過的一塊絲綢，經熨斗熨過而十分地整齊了。

對與金及姚，在船板上坐着。這樣美好的江上的夜景，是不認識武陽的經驗與聰明的手段的；因此我想到，我雖是人類中的怯弱者，然而我是自然母親的兒兒，白雲青山，幾度徘徊，可是，我也只好這樣自慰呢。

她們慢慢的談起來了，夾着一陣一陣輕微的發聲。

我與金已進艙鋪來了，睡了，靜靜地睡了，各人想各人的，各人夢各人的——母親，故鄉，好友，一個快樂的暑假。

一九二四，八，一九。

「第二夢」

孫福熙

許我放肆，也要許我驕傲，我不能留口的說，在中國已能看這樣的好戲了！

昨晚，燕大學生在協和大禮堂演戲，其中有一齣「第二夢」，真使我意料以外的滿意，——可是我並不想話中含有不敬之意。

我自己相信心腸是有些硬的，可是，「第二夢」中各人物給我的問題陣陣變來，使我不敢再想臺上是假的，是一個「夢」。

那一個看客心中不受這戲的演員們的變態？演員們從「飛來林」回來，一個一個的覺醒過來，然而他們將自己脫出的林子永遠留住我們，使我們走一林又一林的沈醉着。當我走出劇場取衣帽時，我還不覺得已跳出他們的魔力，就是現在也還分明是在這濃郁的林中呢。

藝術是用了真話講假的事體，也就是披真理說假話。我如這劇中所指示的相信「第二夢」之空虛；但我能認真的做夢。認真的做夢，夢就變為真實了。我在飛來林中找我心最喜歡的東西，得到時我決不來想這是夢，得不到我這繼續的找尋，在就是這林中或另一個中，如得到而又消失了，我也永遠的覺得是存在的。倘若不信，請問我們為什麼這樣忘不了昨晚的「第二夢」戲呢？請問我們為什麼這似乎百遍不厭的想看這「第二夢」戲呢？